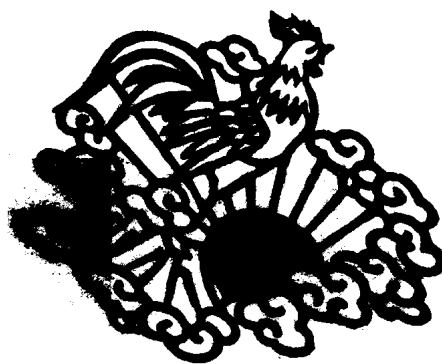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青山下的故事



大青山下的故事

王之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60。呼和浩特

大青山下的故事

王之义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新城西路凤街28号)

内蒙古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别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2 $\frac{5}{8}$ 印张

1960年6月第一版

1960年6月呼和浩特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89·193

定价：二角二分

目 錄

討論張狗小的問題.....	(1)
開樓前後.....	(9)
半夜三更爬起來.....	(19)
花儿爹和花儿娘.....	(25)
老楊重返大青山.....	(30)
拐鷄婆.....	(40)
老山咀人物散記.....	(47)
白玉枝.....	(47)
六十七老漢.....	(54)
上興安嶺去.....	(61)
妹妹的來信.....	(66)
后 記.....	(80)

討論張狗小的問題

天剛擦黑，場北生產隊的社員都拉拉續續來到民校教室，不一會，兩間大的房子里，青烟弥漫，人声噪杂，再加火炉上那壺滾滾沸騰的茶水，房子里显得更加熱鬧。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語，閑扯着張狗小的事情。

今晚开会就是要討論張狗小的問題。隊長張二娃簡單說了几句話，社員們便开始发言。

最先站起来发言的是刘四虎，这人四十多岁，矮个儿，一說話就爱着急，是張狗小他們生产小組的組長。

“狗小子，你总該記得吧，昨夜在柴火垛后面，我是和你怎么說的？就說我这人咀笨不会說話，是个通天瞎棒吧，可你能找出我刘四虎說錯了你哪一句嗎？可你呢，作錯事倒滿有理，气儿比我还大；人說一句，你頂十句，噲得人連口气都喘不过，让大伙听听，你这象个接受意見的态度嗎？你說呵，狗小子？”

刘四虎說完，扭身跳上炕，蹲在炕沿上，两撇八字胡一翘一翘，气呼呼地盯着狗小子。

張狗小坐在地下，手里揉着帽子，粗声粗气地說：“有話你就照直說，干嗎要問我呢？”

刘四虎气得半天說出一句話：“好呵，你这一片好嘴！你吃亏的日子还在后边呢！”

張狗小抬起头，不服气地譏諷道：“看三國掉眼泪，替古

人担忧；你当你的组长，我作我的社员，吃亏不吃亏你管得了那么多吗？”

“好一个你作你的社员，”刘四虎拍着炕席喊道：“你作的那事象个社员作的吗？不害臊！”

“有能耐你就开除了我！”

刘四虎气得从炕上跳下来，张开两手，转着圈向大家说：

“你们听一听，狗小子说的这叫什么话？咱们住在一个村，房檐搭房檐，抬头就见面，众社员评一评，他狗小子作的那事对吗？”刘四虎回头看了张狗小一眼，又转向大家，压着气慢慢说起来，“上月派狗小子到南坡耕地，确实，他一天是耕了十五亩，比别人多了一半；可我要问一问，那叫耕的地吗？我说那不是地，那叫‘炕洞’！（注）大家说，开春我们怎么种啊！他为了赶这十五亩，一天就打坏两张犁，大黑牛累得肩了好几天血，这叫社员作的事吗？耕地不弯腰，挺着脖子往前赶，别说野草杂枝啦，就连土皮有的地方也没划破呵！我不说，大家可以算一算，狗小子这一年共坏了社里多少工具？因为啥？一句话：抢工分，多赚钱！张狗小你也向大家说一说，我刘四虎错说了你一句没有？我长这么大，没有白说过人！”

刘四虎说完又跳上炕，也不知因为什么，和他旁边一个小伙子又指手划脚地争论起来。一刹时，房子里七言八语吵成一堆。

靠窗台坐的一个老汉说：“咳，狗小子这孩子本来是个好孩子，可就不该拿着社里的东西不当东西，我看，这就叫损人利己。”

一个说：“大家要都象他，那咱们社还有个办好吗？”

一个说：“说真的，咱这队里抢工分的人还真不少，要不好好整一整，简直不行了。”

一个又說：“不过咱們組长那态度也够人受的，話倒是一番好話，可一张嘴总少不了脖子粗。”

.....

张二娃一看人們这个吵劲，这还哪象个开会。便敲着炉桶喊道：“靜一靜，大家靜一靜！不要乱，有話一个說完一个說！

.....

他这么一喊，吵声是停了，說話的反倒一个也沒有了。人人都象刚才並沒有吵过似的。

房子里只有叭噠、叭噠地抽烟声，和当当当在炕沿上磕烟袋的声音。

过了一会，张狗小忽然站起来說：“刘四虎，嘴是你长的，話是由你說。我也要問問你：我张狗小磨断腿、急瞎眼，难道不是給社里作活嗎？別人懶得整天从炕头挪到后炕，你就看不見？怕任务完不成，我急得头上汗流成个水罐，一天拔五亩麦子，牛不够我拉过耩，現在倒成了挨罵的主儿啦！当組长也得睜开眼，不能木匠斧子一面劈呵！”

刘四虎刚要张嘴，袁老大已經說話了。

这袁老大过去是个摆小摊的买卖人。小时候在私塾房念过两天百家姓，千字文，現在也能半通不通地看几句书报。干活怕費劲，說話又爱卖弄几个新名詞。現在正指着张狗小发表議論：

“本人認為，张狗小同志对自己的錯誤还没深刻地作到思想改造，一开口句句不离拔五亩麦子，但就是頑固自己的缺点。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坏思想在給他建議，这和我們农业社会主义社員根本不是一条心！”

这回可把张狗小气得跳起来了：“誰說我和社会主义不一心？你把蔣介石拉来試試，看我一刀宰死宰不死他！卖了几天大豆，倒練出一口好嗓子，說的比唱的还好听。”

袁老大慌乱了，紅着脸支支吾吾地說：“这，这怎么能扯到卖大豆上头，……有理不在高言，山高遮不了太阳，何必生那么大气儿呢！”

袁老大看了看众人，窘迫地坐下了。

袁老大刚坐下，和张狗小要好的六小子，站起說話了：

“依我看，四虎叔的話很不全面，张狗小是咱們队数一数二的好劳动，这大家不是不知道；吃飯还少不了掉米粒，庄稼人种地，犁上耨下出点差，这誰也难免。我看，这样……恐怕会打击大伙的劳动热情……”

大家一听都怔住了。

张二娃不慌不忙地慢慢說：“当然，年青人干活肯卖力，这是好的，张狗小一天拔五亩麦子，队里也不是沒有表揚过，我現在仍然認為，大家應該向他学习。可是我們不单要拔好麦子，也还要鋤好苗耕好地。六小子你說說，鋤坏一壠两壠也有話說，几十亩一大片，壠壠留草头，这也是免不了的嗎？耕地只想着往前赶，轉弯不提犁，打碎鐮，这也是免不了的嗎？”

“我也說张狗小有缺点呵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你怎么認識？”

“我？我……还是先让大伙說吧！”

张狗小一看六小子为自己脸紅的坐站不是，刘四虎又撅着两撇胡子得意地嘻笑着，觉得实在很丢脸。便气呼呼地站起来說：

“大伙放心，我张狗小活了二十几，站起来也不比別人低，一人作事一人頂，汉子有事汉子当！鋤坏地，我賠；耕坏地，我賠；坏了工具，我买！不过請乡亲们記住，从今后，我张狗小也要学点聰明了，晚下地早收工，一天拔上二亩麦子，橫豎餓不死就行！”

张狗小說完一屁股坐在地下，使劲揉着帽子。全村人都知

道，张狗小是个倔性子，能折不能弯，只要憋住就很难一下转过来。

半天，会场上没一个人说话……

突然，炕头上人堆里响起大尧老汉那粗哑低沉的声音：

“人老话直，你不要听着生气……”

张狗小胆怯地看看大尧老汉，老汉继续说下去：

“孩子，你想想，穿上裤子才几天？怎么一下说话，就变得这么腰粗了？……”他说到这停下了。仿佛有许多话一下涌上来，不知该先从哪儿说起；或许，因为事情早已成为过去，他不再愿意沉入那痛苦的回忆里。他低下头，用粗糙的手指捏起一撮烟，抖颤颤地按在烟锅上，从人群里探过身子，叭噠叭噠地在油灯上对着火……

大尧老汉今年七十五了，因为一辈子没娶过女人，所以至今还是一个人过着。往常开会，他总是佝偻着腰，不声不响地围在火炉旁，身子搖搖晃晃，象在睡觉似的；可是不定在什么时候，他会出乎意料地说出一件大家都渴望的，但又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本来嘛，大尧老汉就是场北村的生活历史，全村方圆十几里，一草一木他都瞭如指掌。他点着了烟，不慌不忙地吸了几口，才慢慢地说起来：

“光緒二十二年，那时我才十五六。土默川穷得没法活下去了，我就和狗小子他爷爷，糾結了五六个伙伴，一块爬进后山，轉到咱村这块地方住下来。现在大家都認得这是场北村，可是那时呵，村子？哪有村子，几十里不見人烟的葛場地！就是在这块没人要的荒地上，我們几个人住下来。你说房子？誰給你盖下房子了？就在北山下挖个土坑坑，上面搭几根树杆，再堆上一层草，这就是家。半夜洪水漫下来，人湿成个水淋鷄，就連这个家也給你冲个无影无踪。怎么办？几个人爬上山頂，挤成一团，盼着天亮。然后再搭，再盖，冬天是滿家雪，

夏天是滿家水，那叫什麼家？可話又說回來，就是不叫家吧，你又有什麼法子？死活還不是一般價錢？好壞不論。总算有個地方住下了。接着就是開地。我們到縣城買回兩條半，一付犁，五把鋤頭。今天你們把家俱壞了，敢大口說：我賠！可那時呵，硬讓磨破指頭，我們也不能磨破家俱呵！東西不多，可是它是我們的全部家產。我們幾個人，整天在地里累死累活地犁呀刨呀，搬石頭，拉草根……餓了，嚼一把生麥顆子；渴了，捧一捧河水；困了，枕塊石頭合一合眼……就這樣，我們一畝，兩畝，十畝，一百畝，終於把這塊地開出來了。俗話說，開地三年窮，讓我說，有那些地主灰孫子在，就得一輩子窮！”

“光緒二十五年，真收了個夠吃。二十六年，開春到立秋，地里沒見一點雨，慢說庄稼，就連苗野草也沒處找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光緒二十六個大荒年。我們吃樹皮，吃麥秸，沒過兩個月，五六個人就餓死一多半。我和狗小子爷爷，总算身板硬實，保下了這把干骨頭。到二十七年趕了個豐收年。二十八年，忽然從城里來了個李二武，硬說我們偷開了他的地，一場官司，眨眼間把一百畝地都變成姓李的了。狗小子爷爷，一氣跳了井。我呵——我離不開我的地呀！你們說，一百畝地，哪一塊土不是我大堯老漢的汗水潤出來的！我死也要死在我的地里！唉，那時我有多傻……我給姓李的当了長工，頂星星，戴月亮，下地頂條牛，回家不如豬……”

大堯老漢說不下去了。扔下烟袋，手托着腮幫，呆呆地望着狗小子，眼里亮花花的憋滿兩眶淚。狗小子低下頭，激動得胸脯一起一伏，不說一句話。過了會，大堯老漢忽然站起來，抖着手說：

“現在，不是一百畝了，是一千二百畝！這是海海漫漫一千二百畝流油的黑膠土呵！它是誰的？不是姓李的，是我們自己的！不過，我還有得說那一句老話：我們是種地的，是靠地吃

飯的，你把地耕成“炕洞”，种成秃子的头，就是一年賺上五百工，又到那里去分錢呢？过去我們是給地主干活，今天呢，能瞞哄自己嗎？“我賠”！“我买”！“汉子有事汉子当”！狗小子，我見過，你爷爷比你骨头硬的多！他从土默川帶出两只手，开出一百亩地，血汗不知流了多少，怎么样？到了落了个什么結果？你狗小子不拉着棍要飯才几年？現在，你有錢了，娶了女人了，成了家了，你想过沒有，共产党不来，合作化不实现，就凭你那把好力气，就凭你这个好汉子，能有今天这日子嗎？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的心长在脚后跟了？你坐在那好好想一想吧……”

大尧老汉回头看了看大家，又拾起烟袋，叭噠叭噠地抽起烟来……

全屋戚戚喳喳說开了。老一輩人都搶着証实大尧老汉的話，年輕小伙子們捶胸跺足地議論着张狗小和六小子的不事，还有不少人，为了大尧老汉能說这么多話，而感到很大的驚訝！

刘四虎見张狗小仍低着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便走过去說：“狗小子，四叔好心劝你，你要不听老人的話，吃亏的日子在后边呢！”

张狗小象沒听見似的……

袁老大一看，也忙站起来眉飞色舞地說：“我刚才用理論分析你，你还不接受，古語道：鴉有反哺之义，羊有跪乳之恩。共产党領導我們走合作化，过好日子，我們就不能自私个人，对不起党，走資本主义道路……”

袁老大的話还没有說完，狗小子厌恶地揮了下手，便跑出屋去……

屋子里一陣哄嚷。

张二娃忙敲着炉桶喊大伙靜靜。屋子里靜下来了，张二娃

看了下天色已經不早，三星已偏西了，便說：“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。我們的会开得很好。狗小子是个有血气的孩子，大家的话他絕不会只当耳旁风。不过，光凭一两次会議还是不行，往后，我們要随时互相帮助……”

会散了，人都走了。大尧老汉拉了下张二娃的胳膊說：

“走，咱俩到狗小子家坐坐去！”

张二娃攙住大尧老汉的手，笑着点了点头，一起向张狗小家走去。

（注）：因沒有一犁挨着一犁耕，犁与犁間留有較大空地，象炕洞間隔一条炕箱一样，故称炕洞。

一九五八年三月于厂汉桃李盖村

一九五九年三月改于呼和浩特

開 耨 前 后

刚才，李三园打发人到庫房院叫张吉老汉去了。他本打算要批評批評他；但眼下又有件重要的事情，非得求助于老汉不行。因此，这场談話究竟该怎么进行，半天了，他还没打好譜儿。

张吉老汉今年六十八了，倒退十年，是全村有名的种地好手。打李三园一当队长，他就是队里的保管員，到现在已是三年多的队干部了。老汉一个人住在庫房院，沒事的人，誰也不准进去；可最近連着八九天，每天一早起来，院里总是有不少杂乱的脚印，家具放的样子变了，牆头上的泥皮碰得掉下来，可是检查东西，一件也不少！……李三园知道这情况后，要老汉下点辛苦，把这問題搞清楚；可誰知老汉的主意是：东西既没丢，又何必大惊小怪；因此晚上一睡一个大天亮，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，直到今天，脚印天天有，事情却仍没个眉目，……从这点看，老汉是无论如何該受到批評的。

但从另一方面看——眼看清明已到，小麦就要播种，按照本年跃进計劃，从明天起，就要十张耨出馬；十张，这比往年整整加了一倍，让人心里又是高兴又是着慌。首先一点：搖耨的人就不够！井要打，肥要积，渠也不能不开；你不信扳着指头算算，真正能搖耨的有几个；年輕的根本不要提；年老的，就說力气够使吧，也还得拿得起，放得下，真能作出个样儿来。建社几年来，哪一年李三园不都是左挑右选；他爱說：“搖耨的呵，这一年的庄稼好坏，就看你們的手艺了！”今年这十个搖耨的，真愁得他有点头疼了。因此，他不得不决定找老汉談談，

求老将出馬了。可是把批評和求助放在一起談，誰又敢保不弄个鷄飛蛋打呢？

李三園正想着，張吉老漢來了。花白胡子上挂着几星柴禾毛，短粗的胳膊又黑又粗，簡直象地下埋了多年的半截老樹根。老漢究竟是快七十的人了，由于剛才走的急，坐在炕上還微微有点气喘。

“三園子，你找我，是不是要問那事？”老漢轉過身子等着隊長的回答。

李三園一个劲的抽着烟，只向老漢微微笑了笑，那意思是：你既提起这个事，不妨說說也好。

“你不要笑，”老漢誠实地說：“我知道，你又要批評我，說我睡覺死，懶得起來！可四喜子他們几个小伙子，干什么也挺負責的，你总該信得过吧？四五黑夜了，我讓他們輪着班，藏在院里。可是捉住什么？屁也沒有！……”

李三園截住說：“这样吧，老吉叔：这事先交給我好了，明天晚上我搬你那睡去。另外，有件事打算跟您商量商量，”为了表示郑重起見，說到这，他把一袋沒抽过的烟在鞋底上慢慢嗑掉，又向張吉老漢身旁擲了擲，才說：“明天，咱們就要十张耨一起开种……”

“这你放心。新买的那四张耨，上个月就安裝好了；旧有的——先說那张拐腿耨吧，就是去年你使的那张，我昨天，也找木匠修理好了，剩下老李三的那张……”老漢虽說老了，但并不糊涂，他按照多年的經驗，在开耨前，这些事情是有必要向隊長交待清楚的。可是隊長并沒讓他把話說完。

“老吉叔，家具准备的情况，咱們一会再談。眼下搖耨的不够，这是个大問題呵！”

“嗷，可不？一共得十个人，我怎么一点也沒顧得想……”

“您看，您頂一个行吧？”

“让我？搖耨？”老汉吃惊地站起来。

“是呵，是让您。”李三园記得，哪年老汉不是一次又一次吵着要搖耨，要給社里露一手嗎？他人老，心可一点不老呵！

“哈哈，現在也有人瞧得起我这老头子！”老汉得意地笑起来：“前几年，人們都說张吉老汉老了，沒用了，至死也頂多是个看倉庫的材料；現在呢，变了，又让我搖耨了，哈哈……三园子，你总記得吧，打从五六年，不，是五五年，到現在三年的工夫了，我这手就沒碰过一下耨。你們不知道，它实在是痒的慌呵……大跃进給我老头子賞光，又有出头露面的日子了！”

說完，老汉咧开嘴，直愣愣地瞅着李三园。他好象奇怪自己，今天一下竟能說这么多話！两只手在不住的顫抖着；赤紅的眼角里，由于过度兴奋，竟不知不觉滚出几顆泪花……

面对这种情况，李三园除了激动以外，他明白还應該使老汉冷靜下来，慎重的考虑一下任务：“老吉叔，我因为信得过您，才让您搖耨，对吧？不过咱們負一队的責任，作什么也得步步操心！这次为啥要让您搖耨，还不是派別人我放不下心嗎？四喜子，二虎子，小生子……他們倒是跟我纏磨了半个多月了，一会恼，一会笑，橫說豎說，可是我能答应嗎？咱們得为全队的生产負責呵！”

“这話一点也不假！現在的年青人，一腦子怪玩艺；一会想这，一会又想那，搖耨要都象唱歌那么容易，那我們这些老头子，还敢在人面前放开嗓門笑嗎？”

李三园因为还有別的事要办，便站起来說：“老吉叔，您快回去好好歇歇吧，明天还要早早出耨呢！”

“放心，你老吉叔睡覺再死，也不能忘了这事儿。”

张吉老汉刚要走，两扇門当的一声被推开，李三园抬头一看，四喜子、二虎子、小生子等五个小伙子，齐齐站在門口，什么話也不說，只是互相詭譎地笑着……

张吉老汉忙回到炕边，挨李三园坐下，他今天倒要看看，这些小伙子能耍出些啥花样？

小生子清了清喉嚨，看了一眼伙伴們，便鼓足胆子說：“三园叔，我們找您給評評理。今年，咱队不是提出每亩三百斤的丰产指标嗎？刚才二虎子在大廟口說，要不掺一半沙子，就别想打够三百斤。您說，他这叫什么話？”

李三园一听，可火了：“二虎子，你是这么說的嗎？”

二虎子粗声粗气地說：“就是，……”

“你呀，亏你还是个共青团員呢，”李三园气得两眼盯住二虎子，“你沿門去問問每个社員，听听人家怎么說？怕不羞死你！”

“用不着去問。您說，往年最多超过二百沒有？”

“往年，往年！往年你还討过飯呢！一个大活人，为什么非得要把事情看死？人家是一年四季，你，死抱一季！”

李三园的話刚停下，小伙子們便冲着他嚷起来。

“您說說，您抱住几季？”

“黑老鴰还笑話猪黑呢！……”

四喜子劝住众人，走到队长面前，心平气和地說：“三园叔，您刚才的話說得句句都对，就是作起来就成两回事了。”

“怎么，完成三百斤，我搖过头嗎？”

“我指的不是这个。您刚才不是說，什么事情总不能看死嗎？那为什么您几年来就一口咬定我們不能搖痿呢？”

“你这孩子，怎么……又扯到这上边来了？”李三园一看中計，暗喊不妙，可一时又不知如何答对。

四喜子忽閃着大眼睛說：“三园叔，那道理可是一样的！”

张吉老汉见李三园无可奈何地呆在那里，不免有点不平，便摇摇头说道：“耨耨：四喜子，你们得先回去找大人问清楚，剃头不哭鼻子，一共才有几天呵？”

张吉老汉这一说不要紧，立时一伙青年都围着他吵起来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震得老汉耳朵只嗡嗡响。李三园高声挥着手说：“别吵，别吵！有话慢慢说；吃的能放臭，话还能放臭吗！”

张吉老汉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我的老天爷，差一点把我老头子给活吃啦！”

小伙子们互相看了看，得意地嘻嘻笑起来。

“四喜子，你坐在这。”李三园感到再不认真谈谈是不行了：“你跟三叔说句实话，我是不是怕你们学会技术呢？”

四喜子摇摇头说：“哪能这么说呢！”

“是吧？三叔不是那种人吧？事怕多思，话怕说破，你们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知道三叔的难处了。就说往年没让你们学吧，因为啥？春播出上四五张耨，有经验的老农民还怕耨不好，合作社增不了产呢，你说，我到哪给你们找学习的时间呀？”

“那我们就一辈子不学，还不行吗？等你们一死，地，那就让荒着去吧！”二虎子的炮筒脾气又来了。

“耨耨要象你放炮这么痛快，我现在就让你去！”

四喜子说：“三园叔，您根据啥认为我们不能学呢？上回刘书记不是讲过，今年不光生产要大跃进，我们的思想，也得要来个跃进呵！”

“那照你说，我这思想……”

二虎子抢着说：“你的思想保守，又保又守！”

“胡说！你懂什么叫保守？”

“我懂，”小生子翻着毛茸茸大眼说：“保守就是胆子小，喝水怕塞了牙；认为胡子不够二尺长，就不能耨耨！”

小生子的话和他那股天真的神气，把人们都逗得笑了，就